

读书达人

有人曾批评他说，别总是大运河、大平原、庄稼、乡亲的，写写恒河、阿尔卑斯山、维也纳金色大厅。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目光短浅。家乡的田野、河流早已给我打上生命的印记，融进了我的血脉，必将在我的诗行里流淌。”

祝相宽：奔涌在乡土上的诗情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他是祝相宽，一个在沧州运河边行走了几十年的诗人。在他心灵深处，诗是仰望的星辰、是闪闪发光的瑰宝，他则是行走在家乡土地上传播情感和文化的歌者。

诗书相伴 陶陶悠然

67岁的祝相宽谈笑风生，眼睛里闪着这个年龄少有的纯粹与平静。读书和写作，是他一生的爱好和坚持，做起来乐此不疲，说起来诗情画意。

临睡前一小时短暂阅读，是祝相宽多年的习惯。窗边的月光倾泻在书桌上，《诗刊》《诗选刊》《读者》《人民文学》等书本伴着主人的身影默默地倾吐芬芳。祝相宽读书很认真，每次都沉浸其中，哪怕一首小诗，都要读透。从立意到结构，从表达到技巧，从节奏到细节，每一句好诗句，他都抄录下来慢慢品味。熄灭读书灯，满身都是月，这种沉浸式的读书学习本身就是一幅诗意的生活画面。

回忆在时光里盘桓。祝相宽曾写过的一篇《诗缘三十年》，可见他读书写诗的注脚。从年少时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借来的破旧不堪的《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到在青县马厂公社高中读《唐诗三百首》《西克梅特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读臧克家、艾青、贺敬之、何其芳、郭小川；再到泊头师范学校图书馆里读更多的中外名著，他见到好诗好句就抄，诗抄本都不知抄了多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完整的手抄本《裴多菲诗选》，几次搬家，都不曾丢弃。直到参加工作，他一边购买和收藏自己喜欢的图书，一边成为《诗刊》和《读者》等刊物的忠实粉丝。

诗，是一种文体。而在祝相宽看来，诗，是一种生活、一种记录、一种情怀、一种精神。

他从模仿到创作，从简单的咏物到抒写内心感受；从一首题为《我是》的小诗第一次变成铅字，到在《沧州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从出版第一版个人诗集，到2018年举办第五本诗集《心声》首发式和诗歌研讨会；从一个不断接到退稿信的业余写手到作品不断被转载和朗诵的中国作协会员。祝相宽这些年的执着和努力，换来的是生活的诗意走进了很多人的心中。

良师益友 诗意相随

在学诗写诗的路上，祝相宽也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以诗相约，互相鼓励。

祝相宽回忆说，在泊头师范上学时，教《文学概论》的刘毅老师，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同学们欢迎，还有他的诗歌作品经常发表在报刊上，又颇受大家敬重。刘老师知道他爱好诗歌，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讲李白、杜甫、白居易，讲《西去列车的窗口》《团泊洼的秋天》。有时也把自己新写的诗词拿出来让祝相宽看，祝相宽讲写诗的意境和技巧，那些美好的画面，在祝相宽的脑海中构筑了多彩诗意的世界。

诗由心生。祝相宽常常以感恩之心提到刘章和申身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河北诗坛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他们像长辈一样给予他难得的关注和支持。祝相宽说，当年，刘章老师已是《诗刊》的编委，且早已享誉诗坛。当他把诗集《祝相宽诗歌》寄给刘老师时，老人刚刚做完一个大手术，正在医院里卧床休养。祝相宽后来听说，刘章老师竟是趴在病床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并抄录了诗歌集里喜欢的诗歌题目。之后不久，又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评论文章。文中，引述白居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话，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说“祝相宽的诗，有情意、有韵味、有花朵、有果实，诗有感染力、有生命，所以让我爱不释手。”

申身老师是沧州人，曾给祝相宽写过两篇评论《为诗求索贵在新》《序祝相宽诗集〈感动〉》。他在序文中说“作者抒写的大爱情怀和炼造的鲜活意象，为诗集树立起了思想和艺术两个坚实高大的石柱，支撑起诗作品味的高度，诗集成了一座‘凯旋门’。”



脚踏乡土 爱得深沉

祝相宽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这些年，诗歌给了我太多的东西，比如安静、自信、充实、爱和幸福；比如对土地对故乡对亲人的热爱和感恩；比如对一些弱小的事物，哪怕是一朵小花、一根小草或者一只七星瓢虫的关注和同情。”他感恩于万物，用脚步丈量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在“德润清州 诗赞好人”朗诵会上，朗诵者深情地诵读他的诗《干妈，我走了》。读到“干妈，我只想死/死，死一百回，死在你的怀里/活，活一万年，活在你的膝下。”坐在他身边的“干妈”周汝珍已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满含热泪，已经顾不上回头看感动得小声抽泣的人们。

在革命老区后洼村欢庆“第一个农民丰收节”联欢晚会上，他在一片掌声中被请上舞台。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彦当场为他颁发了“名誉村长”证书，他在响亮的掌声中把证书举过头顶。这是一份光荣，诗歌的光荣！

在青县下马厂村，他和诗人们在大杨树下快乐地留影，留下此刻的场景和诗意；在诗词广场，外孙站在印制着他诗歌的展牌下，大声朗诵《下马厂的马》……

点点滴滴皆可成诗，这一点一滴中都蕴含着祝相宽奔涌的情感，化作一行行热烈的诗歌。祝相宽就是这样阅读书写着，恰如艾青的那句经典：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郭凤娟：听，书的声音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出生在农村，从小伴着田野的风和四时的雨，挖着野菜，听着田野里鹤鹑、布谷和各种虫鸟的叫声长大，沧县薛官屯乡梅官屯村的郭凤娟，每每都想把愉悦过心灵的美好瞬间用文字记载下来：“那晚归时静静的田野，满天的星光里寻找北斗、银河的神奇；那六月的一场甘霖突降后，夜月下独自倾听庄稼拔节的声音……”

因为喜爱文字，读书成了他乐此不疲的事。他渴望读书，渴望像作家一样用鲜活的文字表白心灵的感悟、达到生命的佳境。

“三叹”好好读书

读书是在上小学时开始的。57岁的

郭凤娟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朴素却充满快乐的年代。有一次姐姐借来一本《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的彩色小人书，他一看便入了迷。尽管当时刚上小学二年级，尽管书里面都是繁体字，尽管一些道理他还不太懂，但他还是一口气把它看了好几遍，享受着“囫圇吞枣”的幸福和快感。

郭凤娟回忆说，1977年家乡大涝，一家8口人秋后才分了一口袋玉米棒子，不够吃的。于是，爹娘被逼上了去东北讨荒的艰难之路。从那时候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过上好日子！

那年临近年关，爹娘讨回了一些粮食，勉强可以过年。为了感谢辽宁省锦州市马家湖大队的林姓一家对乞讨的父

母的留宿照顾，爸爸让家里上初中的大姐给人家写了一封感谢信。因为大姐写出的文字太少，话说得不到位，不能充分表达父母的感激之情。父亲不满意，将大姐狠狠批评了一顿，大姐委屈得趴在炕头大哭了一场。郭凤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做一个出色的文化人！

1978年，五年级的一次考试，他的作文写得较为出色，语文成绩得了年级第一名，受到了学校表扬。上初一时，他歌颂英雄张志新的日记被班主任作为范文读给全班听。考师范时，他因语文成绩出色而顺利过关，引来人们许多羡慕的目光……这些，都成了郭凤娟读书旅途的催化剂。

痴迷读书写作

师范毕业后，郭凤娟登上了讲台，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很自然的，他选择了心爱的语文科目。

他爱读书，学校里订的书报，他都认真阅读。上班时没有时间读，他就利用下班时间在学校里看，即使是长长的夏日，也要看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为了争取充足的读书时间，他每天把手表拨快10分钟，天不亮就早早起来阅读。

在郭凤娟的书桌上，有一本泛黄的装订本，卷边的封皮可以看出主人对这本册子的珍爱。翻着这本手写的《沧州古诗词选》，郭凤娟依然视作珍宝。

上世纪80年代，他从同族的爷爷那里借到一本《沧州古诗词选》，当时虽然不懂格律和古韵，但还是一首一首地读着，生怕漏掉一个注释和一个

标点。通读几遍后觉得不过瘾，他又用白纸砌成的厚本仔细把书通抄了一遍。因为酷爱古诗词里那浓浓的古味古风，郭凤娟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好似与古人对话一般美好和神圣。后来他专门自学了古诗词创作，坚持天天创作。

2015年6月23日，沧州市图书馆举办图书博览会，邀请郭凤娟开办传统诗词讲座。后来，他把讲座延展成了一个连续性的系列讲坛，很多人因此受益。

爱上“学习强国”

一直挚爱读书的郭凤娟，后来参加了夕阳红读书会。多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发表于相关报刊，还被推荐为沧州市作协会员。

这两年，他还参与了探秘2000多年前的燕留城遗址。其间还在文章中引用流行歌词写下了动情的文字：这里的风，是春秋战国之风，扣响人们心灵的帘栊；这里的路，是秦汉唐宋的路，连通着人们两千年漫长的心路历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两年，每天天不亮，郭凤娟便起床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学习，这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视听学习，了解时政要闻和国际国内形势；通过阅读文章，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加强党性修养；通过每日答题、挑战答题，提升综合能力和认知水平，开阔视野，使自己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和高度的学习热情。在书的海洋中，郭凤娟无时无刻都在“沐浴”“遨游”，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有书就是好日子

季文亮

生在一个偏僻的深山沟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吃和穿带给我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书。因为看不到书，我一次次地欲哭无泪，因为不能饱读好书，我常常生出气急败坏的情绪。

忘不了读书为我带来的乐趣。少年的时候，父亲为村委会里收管报纸。每天放学以后，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会一口气跑到村委会里翻看报纸。报纸仅有两份，还有唯一的一本杂志《华北民兵》。每当我看着报纸，捧着一个月才传递过来的书，觉得是那么的幸福快乐。

记不清多少次，站在高坡上翘首以待，期盼着邮递员出现在我的眼里。后来，别人顶替了父亲收管报纸，我难过了很久。不死心，曾经无数次硬着头皮去村委会看报纸。有一天放报纸的柜子上锁了，我的泪立刻就流了下来。我苦思冥想应对的办法，我知道收管报纸的老光棍儿爱喝一口，于是，就隔三差五地给他送瓶酒，送到第3瓶的时候，他将那柜子上的钥匙给了我。

每天，我就像猎狗搜寻猎物似的嗅着文字的气息。语文课本、翻烂了的连环画，还有打听到谁从外边带回一本书，就会死死地赖在人家家里不走。队里垫驴鞍子的书，我也找出来看，还险些挨了饲养员的揍。外面来了下乡的人，他们背的挎包是最吸引我的，我会跟踪他们，并且有过收获。那年，来了一批地质队的，我跟随他们到山里，有几个人擦了屁股的报纸，我也如获至宝地捡到，立刻贪婪地看了起来。那些人看我如此爱读，慷慨地送了我一本《北京少年》，我立刻就幸福得不知所措了。

老天爷把我生得嗜书如命，又把我安排到祖辈不读书的农家。土地分户，父亲有病，13岁，我的上学生涯终止了。身在土地里摸打滚爬，心为看不到书而时时忧伤。听到谁去县城，就让他们给我代买几本。

19岁那年，父亲撒手西去，在极度的悲伤中，我需要肩扛起重生活的重担，但对书的感情丝毫未变。每次临到我去放牛，都会背上本书，或几张报纸。那些书，我都看过几十遍了，但仍然是我的宝贝。遇到雨天，我用雨衣将书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己却总是淋成落汤鸡。那时候，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多想走出去买几本书，可是，家里养着牲口，母亲不能独自管理。夜里还要在小卖部里看夜，我永远抽不出身，哪里也去不了。

我天天侧耳听着，打听到谁去县城，立马就求他们为我代买我最钟情的《小说选刊》。有时候，盼半天，人家却给忘了，让我空盼一场。有一次，为了买书，我走了十多公里路赶早车去县城，车费钱都没留，只能走回来。到了家，天都快亮了。

为了能多看报纸，那几年我和村里收管报纸的人家最亲。有时候看得不尽兴，就将报纸带回家。只是，必须要如数归还。怕报纸被年幼无知的孩子弄坏，我都是选择在一家人熟睡以后，再去看报纸。有的报纸被村民们糊了顶棚，我就带着手电一家家地跑，仰着头看。亏得我在村里的人缘极好，每家都是笑脸相迎，还给我搬把椅子。虽然不能看得全面，可是，我的心里却是喜悦的。

回首自己的读书生涯，最大的收益就是这几年来在城里务工。假如没有改革开放，农民进不了城，我就是活个十辈八辈，也看不到那么多的书。在城市里，无论是新华书店，还是各大图书馆，不用花一分钱，想看多久看多久。特别是在图书馆里，各种的书刊杂志应有尽有。更让人心旷神怡的是那种优雅舒适的环境，在这里读书，那真是无法比拟的享受，以至于，在读书的间隙，常感慨，我这是该有多么大的福分啊！如今，回到家，足不出户，就可以从电脑上浏览和下载各种书刊的内容，这种如鱼得水的感受，欣慰得我一次次无法控制。

如今，年过半百，我终于如愿，成了一名收发报纸的门卫。每天二十几份报纸、几十种刊物，都是在我的手里逐一分配，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作“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和书报亲密接触，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同时，这也让我觉得，爱书的心永远年轻，多读书，读好书，读书永远是我人生最意义的事。

“泊头桑椹”杯·全民读书大赛

征文邮箱: 857171805@qq.com
电 话: 0317-3155702
演讲、视频邮箱: lxxyyszx@163.com
电 话: 15131760069

《富庄驿》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发布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3月25日上午，由泊头市富镇组织编撰的《富庄驿》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发布。读者可通过此系列丛书，遇见富镇，读懂富镇。

富镇原名富庄村，明洪武二十九年开设驿站后，十分繁华，曾经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富庄驿位于著名的京大路和二京路的交汇处，更有从南皮、泊镇到深州、石家庄的公路在此穿过，素有“京南门户”之称。这里文化底蕴丰厚，不仅有众多美好的传说故事，更有不少官吏文士在这里留下的近百篇（首）文学作品，增加了富庄驿的文化厚重感。

为弘扬挖掘富镇优秀的地域文化，使人民群众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富镇党委、政府决定编写一套历史文化丛书《富庄驿》，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人物、名人事迹、红色记忆、掌故传说等。

《富庄驿》系列丛书由泊头文史研究者范凤池主编，通过搜集线索、座谈采访、整理研究，计划历时3年，分辑印出，每辑约10万字左右。第一辑中分为地方风物、传闻嘉事、耿橘研究、人物踪迹四部分篇目，重点介绍了富庄驿村的历史传说和姜屯村耿橘的事迹。书中叙述生动感人，文字通俗流畅，图文并茂，融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座谈会上，丛书副主编李国荣介绍说在走访采风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今后还将陆续整理以严铺日华官文化、董敬屯红色革命运动、南庄南汉忱办教育等为重点的丛书后续。沧州市文联主席梁振刚说：“文物需要保护，文化需要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富庄驿》一书，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